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楔子

一双漆黑中夹带微许湛蓝的眸子专注地凝视窗外的景色。

许久之后，那双修长而具有艺术家气息的手指终于下定决心似地按下办公桌上的红色按钮。

“告诉亚柏，计划开始了。”平静冷淡的声音在偌大的房间里响起。

他的眼神首度闪过一抹有趣的光采。

他期待接下来的过程。

第一章

“下注！下注！买定离手。”一个俏丽短发的女孩坐在一群年轻人中央。她眼尖的拍掉一个小孩子插进来的肥胖小手。“小宝，你没有抵押品是不能参加我们的赌注的。”她指指堆在中央的泡面、卫生纸等杂七杂八的日常用品。

“是啊！”一个年轻大学生附和道，但随即叫着女孩的别名问道：“圆圆，以萌什么时候会来？”她看一眼碗上廉价的手表，再度拍掉小宝悄悄伸向抵押品的小手。“没几分钟了。她跟冯邦每回约会绝不超过十点钟。既然今晚她准备来我这里住，包准时间一到，她就回来了。

小宝！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你没有抵押品，是不能参加大人之间的赌博的。”才刚满七岁的小宝直嚷着：“我要玩！我要玩！”她翻翻白眼。“好吧！不过，你得拿出抵押品。”她坚持道。

小宝想了想，摇摇摆摆地跑到卧室里拿出一根棒棒糖递给她。“我要赌以萌姐姐左脚。”她叹息，顺手接过，丢到堆成小山的抵押品上头。

“照顾房东的孩子还真累。”同住在一栋楼的艾玲忍不住说道：“现在好了吧！房东太太去泡温泉，把孩子丢给我们这群没照顾小孩经验的学生。她是存心压榨我们，想叫我们做临时的免费保姆嘛。”“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另一个读理工科的江浩安为房东太太辩护：“这里光是房租就比别的地方便宜一半，为我们这群穷学生省了一大笔开支，为她照顾小孩也是应该的。”艾玲高傲的转过去，不再搭话。

江浩安耸耸肩，清俊的外貌转向做庄的女孩。“圆圆，以萌真会来？我把三天的粮食全押下，我可不想空手而回。”“我也不想呀！”她朝空中合掌拜了拜，喃喃道：“一定要保佑以萌右脚先踏进屋来。

我这个月已经透支了，你一定要保佑我！”她话才刚说完，就听到前门打开的声音。

几乎是立刻地，一群人全冲向玄关。

一个长相端庄、平凡的女孩傻楞楞地站在门口望着他们。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她顺着他们的眼光低下头。

“老天！她是右脚先跨进门的！”一阵哀嚎声传出来。

“嘿！谢谢！谢谢大家捧场。”做庄的女孩再度朝一哄而散的人群拜了拜。

余以萌睁大眼睛。“商婷！你又拿我做赌注了？”她有些生气的主道，原先约会的好心情早消失无踪。

商婷一点也不介意。“以萌，多亏你的右脚，否则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只有喝西北风的份。”她开心的跑回客厅。

余以萌脱了鞋，跟着她进来，看见围在客厅中内的廉价日用食品。

“你说赌这些？”她好奇的问道。

商婷愉快的点点头，拾了个大袋子把赢来的奖品装进去。

住在这栋楼里的学生没一个有钱的。不过，对我来说，这些泡面、卫生纸可是宝贝呢！”她叹息地看见小宝一直在她周围徘徊不去，又把刚放进袋里的棒棒糖还给他。“你可以去睡觉了吧！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跟我赌！”她半威胁地赶他进房。

“这句话应该用在你身上。”以萌等商婷把小宝哄进房里后，开口劝道：“赌博是不正当的行为，那天你要把家产全输光了，你就不只喝西风了。”我已经没什么家产了。再说，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商婷向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

如果我不搏一搏，我连下一顿早餐在哪里，我都不知道。”她看一眼以萌，“我可不像这位余小姐，背后有个金山银矿，闲着没事的时候还来个约会什么的。”她开玩笑道。

以萌想狠狠瞪她一眼，却做不到。“早知道我会被你取笑，说什么我也不来陪你住一晚。”她抱怨着。

商婷咧嘴一笑。“今晚你跟冯邦是否有什么新进展？到A还是B？我敢打赌只有A，对不对？”“圆圆，你能不能不要老想赌，好不好？”以萌平凡的脸蛋抹上红晕。“冯邦是正人君子，他当然不会对我有越矩的行为。”说到最后，她的声音已经细若蚊蝇了。

“真的？”商婷逗她。“我以为男孩子对喜欢的女孩子应该采取主动。”她眼睛笑得弯起来，十分可爱。

“商婷！”以萌只有在生气的时候，才会连名带姓叫她。

她耸耸肩。“好吧！好吧！我管不着你跟冯邦之间有什么正人君子的事情发生，但你总要给我一点情报，好让下次下注的时候，心里有个底吧！”我才没兴趣做你的邦凶！”以萌突然想起一件事，从大衣的口袋里抽出一封信。“算我好心，看见你信箱里半垂着这封信，顺手拿起来。”“我的信？”商婷显然有些困惑的接过来。“不会是广告单吧？”“看起来不像。”以萌压低声音。“圆圆，或许是我多心，冯邦送我过来的时候，在巷口我看见一个长得好可怕的男人一直望着这里呢！”商婷拆开信，并不答话，因为她已经被第一行字给吸引住了。

“圆圆，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那个男人长得好魁梧，如果没有冯邦陪我来，我还真不敢进来……”她注意到商婷脸上表情遽变。“圆圆，怎么啦。”商婷难以置信的摇着头，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信上头的白纸黑字。

“圆圆？”以萌看见她的模样，心慌起来。

商婷还是摇着头。“以萌，如果有一天，我成了亿万富翁的表妹，你以为如何？”她颤抖得几乎拿不住信纸，一颗心噗通噗通地跳起来。

“天方夜谭！”以萌毫不考虑的回答她。“圆圆，你别吓我。你听过放羊的小孩吧？”我再也不会被你那种三流把戏给骗了。”她警告道。

商婷恍若未闻，她不敢相信的再迅速浏览一次。

蓦地，她突然抱住莫名其妙的以萌，又笑又跳起来。

“圆圆，你疯了不成？”商婷兴奋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必须深呼吸几

次才能开口。

“以萌，恭喜我吧！”她露出两颗可爱的小虎牙。“我原以为我这辈子都得为生活所苦，没想到幸运之神终于肯站在我这边了。”说完，她又忍不住尖叫起来了。

“圆圆，你到底在说什么？”商婷激动的把信交给她。“我从没想过在这世界上，竟然还有我的亲的。自从外婆三年前……”她顿了顿，眼里起了薄雾。

以萌以最快的速度看完它，脸上带着同样不可置信的表情。“我没看错呢？还是我在做梦？”她回瞪商婷。

“你没看错也没在做梦。老天！想想，如果我真是亿万富翁的表妹，我这辈子就不愁吃穿了。”她简直心花怒放。

“太棒了！”以萌真心为商婷高兴，但她忧虑的天性很快就冒出来。“可是……圆圆，这该不会是在捉弄你吧？”商婷楞了楞。“我不懂。”“我是说，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年后，才突然来这封信告知你还有个表哥的存在？”商婷想了想，拒绝为这项突来的幸运提出反证。“或许他有他的理由。”“包括写信之人为什么不亲自来见你，只告许你有个亿万表哥？”商婷皱起眉头，但她马上露出心无城府的笑容。

“我不认为这是捉弄。否则他不会如此清楚我的家庭背景，甚至我自幻父母双亡，靠着外婆一手扶养长大，直到三年前外婆去世。这一切他都清清楚楚，有谁肯花时间去找些资料，就只为了捉弄一个微不足道的我？”“圆圆，你别这么天真。我老觉得这里头有问题。这封信来得突然，也太奇怪了，我想我们必须查清楚……”“然后任这个大好机会流失？”商婷向来大而化之，对待人总是亲切，唯有谈到钱的时候，就现出她爱钱的天性。“我商婷不是那种见到钞票还面不改色的人。”以萌皱起眉头。“你打算去找那个表哥？”她忧心忡忡。

“为什么不？这上头白纸黑字，我没必要不相信它。再说，无论这封信是不是真的，起码这有钱人是事实。光是这点，就可以让我好好搏一搏。”她跃跃欲试。

“圆圆，你不要老想着赌，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万一他不是你表哥呢？”商婷眨眨眼，一个计划早在她脑海中成形。“就算他不是我真的表哥，我也可以做他的冒牌表妹呀！反正他钱多，捐些钱让我念完大学也算是善事嘛。”她喃喃自语道：“奇怪，以前我怎么从没想过这方法呢？”“商婷！”商婷甜甜一笑，显然为自己的计划而得意。“以萌，你要不要来下注？看看我演戏的天份是否能瞒天过海？”她半开玩笑，仍为这突来的消息雀跃不已。

“这么说，你真决定去找他？”“没错。我决定去找邵慕尧，我的表哥。”商婷得意的合掌，喃喃道：“我有一种预感，觉得仿佛有一种不可知的命运，将从今天晚上开始锁住我。”她轻声朗诵着。

她甚至可以想见未来的情景。

她将不为生活所苦。

想到这，她就忍不住露出期待的笑脸。

自知劝告无用的以萌则担心的望着商婷。

她几乎可以想像商婷败兴而归的模样，她只希望这不是骗局。

她为商婷祷告。

商婷向来是行动派的，只要她脑中刚有了主意，就迫不及待的去实行

它。

所以经过一夜完美的计划，她向学校请了假，拜托江浩安载她到信上所写的地址。

江浩安有些惊讶的瞪着这栋位在阳明山的别墅，忍不住脱口而出说道：“圆圆，你认识这房子的主人？”“即将认识。”商婷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打量眼前的豪华别墅，同时相信自己所下的决心是正确的。

“圆圆，需要我等你吗？”江浩安问道。他不太明白商婷既然认识这么有钱的人家，怎么还会跟他们这群穷学生住在一块，而且还不时压榨他们。

商婷露齿而笑。“不必。你先回去吧！”“真的？也许……”他担心的看着这栋别墅。

“我说不必就不必。”她果决的哄着他离去。现在她最不需要的就是江浩安的多管闲事。

等到江浩安骑着摩托车离开后，她立刻找地方隐藏起来。

现在她唯一要做的就只有等邵家的人出来了。

想到这里，她心底的紧张就忍不住冒出来。

二十年的苦日子虽然不能抹灭她坦白、天真、仿如阳光似的温暖个性，但却也造就了她视钱如命的小小缺憾。

这也就是她甘冒风险来冒充亿万富翁的表妹的原因。

不过，她现在倒没半点愧疚的心态。毕竟这位年纪轻轻，就被称为商业奇才的男人也极有可能是她的表哥，她只不过加速让他承认彼此间亲戚的关系。只要他肯听她完美无缺的解释，届时她将衣食无缺，不必再为生活费而到处奔波……她突然眼一亮，眼尖的看见别墅大门打开，一辆宾士缓缓驶出来。

不趁此时，待何时！原先的紧张、恐惧全如潮水般涌来。

她深吸口气，暗暗镇定自己。她的下一餐是否还是白饭加酱菜就看她在此一举了。

她握紧拳头，心底迅速掠过昨晚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

她闭上眼，在容许自己反悔前，就冲向前去，一鼓作气张嘴哭着、喊着：“表哥，我找你找得好苦啊！自从爸妈去世后，就剩我一个女孩子家孤零零的，外婆也跟着走了……”她不时夹杂着微许的抽噎声。“我好想姑姑、姑丈，现在我就剩下你一个亲人了，我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到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她一股脑的全说出来，得意於自己声色俱佳，但心里则微感讶异车内的人竟毫无反应。

难道她作戏不够真？她泪如雨下，还不够真，无法取信於他吗？商婷稍稍睁张半闭的眸子偷偷望向车内后座的男子。

蓦地，她哭天抢地的声音消失。

因为她看见一双黑的眼眸正充满趣味的凝视着她。

不知为何，她感到羞赧起来。

眼前的男人相当的英俊，古典式的脸庞流露出贵族般的气质，刚毅的嘴角则微微上扬，仿佛为了什么趣事而感到好笑。总之，他非凡的仪态散发出一股温文儒雅的风范，仿佛天生就是上流社会的人物。

但她绝不是为他出众的外貌而感到脸红，她是因为他盯着她的眼神。

他盯着她的眼神，就好象她是个做错事的孩子。

这使商婷有些懊恼。

但很快的，她的懊恼迅速被茫然的困惑所取代。

因为她看见眼前的男人突然在一瞬间改变表情，一股近乎娘娘腔的柔和出现在他充满书卷味的脸上。她眨眨眼，怀疑先前是否看错。

他扬扬眉。“你说是你是我表妹？”他温和的开口，声音中带着她不可能错听的浓浓笑意。

她回过神，忙不迭的猛点头。

他突然跨出车门，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几乎让她想打退堂鼓，尤其当他高大的身材配上一股狡黠如豹的气息时，她不禁怀疑自己当初的计划是否过于乐观。

忽地，他抓住她发汗的小手。“你说你叫什么？”他柔声问道。

“商婷……”她硬着头皮说完，心里开始无缘由的不安起来。

“商婷！我喜欢这个名字。婷婷……不介意我叫你婷婷吧？”他微笑道。她吃惊的抬起头，对于他和善的举动有些不敢相信。

“婷婷，我记得你刚才还有话要说吧？”自始至终他始终挂着浅浅的笑意望着她。

“什么？”她仍在刚才那团迷惑中挣扎，想理出个头绪。

如果她没听错，眼前的男人轻易地就相信她是他表妹的事实，而她甚至还没发挥她编剧的才能，令她不得不怀疑他似乎脑筋有问题，不过他看起来似乎不像……“婷婷？”他鼓励的看着她。

她迟疑的开口：“是的。我是你表妹，自从二十多年前爸妈死了后，姑姑就没来看过我了。”她把准备好的台词一字不漏的说出来，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她声音中的颤意。

他再度扬扬眉。“听起来像是老妈的过错。”他有趣的说道。

“不！”她马上慌张起来。“我没这个意思，我只是……”他安抚地拍拍放在他手里的冰冷的小手。“我知道你没恶意。我相信你就是我表妹。”她睁大眼。“你相信了？”她尖锐刺耳的声音响起。

“当然。你不是说过你是我表妹了吗？”他似乎对她的反应相当的感兴趣。

“但……但……”她不知该如何接下去，她甚至还没导出她最精湛的演技，还有花整个晚上准备好的台词，眼前的男人就轻而易举的相信了她。

她不敢相信，也无法相信。

“怎么啦？婷婷，瞧你满脸发汗呢！”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方型手帕为她仔细擦拭额上的汗珠。

商婷简直不知所措，只能傻呆呆的站在那里任他摆布。

她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所有的计划已被他搞乱。始终坐在驾驶座听见全部内容的老张终于忍不住开口：“先生！这女孩不知打哪里来的，谁知道不是冒充的……”他一看见邵慕尧投给他的凌厉目光，就倏地住口不言。

但商婷没注意到。

她太过震惊，一脸的困惑让邵慕尧不禁微微一笑。

他再度拉起她的小手。“婷婷，愿不愿意来看看你未来的家？”“我未来的家？”她受的刺激够多了，但她还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惊愕。

他轻快的点头，向同样吃惊的老张丢下几句话，就拉着她走进邵家大屋。

“这里就是你未来的家。”“这里？”她不可思议的低语：“我真的会住在这里？”“我邵慕尧言出必行。婷婷，过去我不知道也就罢了，但现在你亲自来找我，我应该负起照顾你的责任，你说是不是？”他愉快的打开门，让她先走进来。

但她只是犹豫的站在门口，环视屋内高格调的摆设。

她怀疑自己是否处于梦中。

“婷婷，喜欢吗？”他嘴里轻松自在的说道，但却半强迫式的轻轻推她进屋。

“我以为这是梦里。”她不知不觉坦白的说出来。

“梦里？”他似乎把拉着她的手当成一种习惯，深邃的眼眸锁住她的表情。

她点点头。“这可能是我二十年以来，第一次住过这么棒的房子。”她没发觉他的脸色柔和下来，她只顾好奇的看着挂在墙上不知所云的抽象画。

“婷婷，我很遗憾现在才知道你的存在。虽然对于你的过去，我没办法帮助，但你的未来，我来得及参与，我不会让你吃苦的。”他轻声说道。

她露齿而笑，有些不好意思。“那也不算什么苦日子，还有一些比我更悲惨的人呢！起码我很幸运，身体健康能靠着半工半读完成学业……应该说是即将完成学业。”“你还在念书？”“我不像吗？”她乐观的天性又显露出来。

“像极了。如果爸妈在这里的话，他们一定很高兴他们的外甥女长得如此可爱。”他随意道。

她却瞪大眼。“姑姑、姑丈还没死……”她急忙改口：“我的意思是他们都还健在？”她失声问道。

“显然是。”他涩涩答道。

她没注意他的表情，迳自沉浸在恐慌之中。她完全没想到这层，她原以为邵慕尧的父母“理所当然”应该早逝。如果他们突然回来了……她心一跳，冷汗直流。

她必须承认当初的构想过于简陋而且荒诞。

“婷婷，不舒服吗？”他语露关心。

她着急的抬头，正对上他似笑非笑的脸孔。“邵……慕尧表哥，姑姑、姑丈他们……目前在哪里？”“欧洲吧。”他口气愉快的像在窃笑。

“欧洲？”她稍松口气，随即想到另一个问题。“你……会通知他们吗？”她期待的盯着他。

“你希望我通知他们吗？”“不！当然不！她以令人怀疑的速度回答。”我是说，不必因为我而让他们千里迢迢的跑回来吧？”她为自己的解释感到满意。

“我没想到我的表妹竟然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他微笑道。

“这表示，你不会通知姑姑他们。”他耸耸肩。“既然你都这样细心，我也没理由找他们回来。”她这才松口气。

“婷婷，你好像很紧张？”“紧张是无可厚非的嘛！”她陪笑道。“尤其我是来找从没见过的表哥。”“听起来颇像一个理由。告诉我，婷婷，你喜欢什么颜色？粉红色还是米黄色？或者是乳白色？我打算为你安排一个属于你的房间。”他仿佛十分兴奋。

“我的房间？”她楞了楞。“你要为我准备房间？”她还是不太能接受这

项事实。

过去她一个独立自主，如今有人关心她、想照顾她，让她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除此之外，对于赫赫有名的商业奇才竟然如此轻易地相信她的话，而她甚至还没开口说一句解释。他就相信了，这点实在令她怀疑。

不过，她商婷唯一的缺点就是从不把怀疑久摆心头，既然邵慕尧愿视她为表妹，供她吃住，她又何乐而不为？想到这里，她就开心得几乎想向全世界宣布，她终于脱离苦日子了。

从今而后，等待她的未来再也没有白饭配酱菜，菜单上也不用天天只写着泡面一碗了。

“婷婷，想到喜欢的颜色了吗？”他轻柔的话震回她的心思。

她朝他甜甜一笑。“慕尧表哥，我信任你的眼光。”“婷婷，你笑起来好甜，比起你先前眉头深锁要好看许多。”他赞美道。

“那当然，我想通一些事了。”她得意道。

“很好。来，我先带你逛逛房子内部。”“慕尧表哥，你不问我想通哪些事吗？”她有些奇怪。

“你希望我问吗？”她点点头，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他眼神中闪过一抹莫名的情感。“好吧！你在想什么？”“表哥，你是独子吧？”“我没看见其他兄弟的存在。”他微嘲道。

“所以，我决定视你为兄，你也可以视我为妹，我们做好兄妹。你也可以享受一份迟来的亲情，而我也光明正大的花……”她及时煞住口，不好意思的看他一眼。

显然他一点也不在意，他轻轻地拍着她的手。

“我说过，既然你来找我，我就不会让你再过穷日子。至于你的建议，我相当感动。”他亲切的答道。

她眼一亮，整张俏脸充满希望。“你愿意？”“为什么不？尤其我有像你这样纯真的表妹，我很乐意视你为妹。”他愉悦的回答。

她笑开了脸，不为他的赞美而开心，是为将来幸福的日子而兴奋。

她几乎可以想见以萌知道这消息的表情。

她商婷的命运终于开始倒转，潦倒困厄的生活终于远离了她。她不用再三天两头便下注做庄，净赚一些同样是穷学生辛苦得来的必需品。

想到这里，她的喜悦溢于言表。

这一切全落入邵慕尧突显精明的眼里。

一阵呕吐逼得韦咏妮不得不冲进浴室里大吐特吐起来。

余以森有些厌烦的走过来，斜靠在浴室门口。“你还好吧？”他冰冷的语气透露这句问话纯粹是义务性的。

韦咏妮的泪几乎夺眶而出，这种情绪化的反应对她还是头一遭。

她闭上眼，深吸口气。“我没事，只是吃坏肚子。”她抽张面纸擦拭。

余以森耸耸肩，双手放在口袋里，懒懒的踱回客厅。

她强打精神，掐了掐苍白的双颊，挤出笑容跟着走进客厅。

二十七岁的她拥有完美而成熟的身材，美艳世故的外貌曾引来不少富家公子的追求，而她也懂得充公利用她的天赋来达到她的目的，直到遇见了余以森。

名利不再是她汲汲所求的目标，她唯一的愿望是与心爱的男人共同生

活，即使余以森目前仍不愿安定下来，她也愿意等待。她相信终有一天，他会放弃花花公子的浪名，与她步入礼堂。

但现在她不能再等下去，所以今晚她换了一袭性感的睡衣等着余以森过来。

她微微一笑，亲热地从背后抱住了他。“你好久不来了，公司很忙吗？”她刻意用娇柔的声音打动他的心。

余以森不耐烦的推开她，迳自走向沙发。

她露出怨毒的眼光，但她勉强按捺下来。“工作不顺心？”她试图做个体贴的女人。

“不是。”余以森懒洋洋的开口：“只是厌倦了这一切。”他平静的语调让韦咏妮发了身冷汗。

“你……厌倦了工作？”她颤抖的笑笑。“也许你应该休假几天，让我好好陪你。反正服饰店也需要整修一番。”余以森打从进门以后，首次把眼光调到她身上。“我厌倦了你。”他平心静气的口吻仿佛在谈天气似的。

她的脸蛋倏地惨白。“你打算抛弃我？”他皱起眉头。“我们之间的关系只限於一场你情我愿的游戏，谈不上什么抛弃。”他对于她措词相当不满。

她睁大那双桃花眼，颤声道：“对你而言，我们之间只是游戏？”她的手不自觉的摸上腹部。

“你我心知肚明。今天我来这里，纯粹是为我们之间做一个了断。”“就凭你一句话？”他显然不高兴起来，神色间更显冷淡。“我相信当初我们彼此心里都很明白，这只是一场成人之间的游戏。”他扬起眉。“我不相信你不会玩过这种游戏。”他嘲弄道。

“我是玩过。”她坦承道，因为她知道在余以森面前休想隐瞒任何事。“但那些都过往云烟了。”以森，我们相处也有三个月的时间，我知道你跟一个女人从不拖过一个月以上，或许你只是最近心情烦闷，说了一些言不由衷……”“够了！”他举起手打断她。“我再重复一次，我们之间的关系完了。我厌倦了你，该是我们分手的时候了。”他讥诮的看着她。“或许你迟迟不肯分手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不爱，而我的钱？”“我不是！”她半吼道，但她马上恢复求和的表情。“以森，我承认过去曾有过不良的纪录，但我发誓自从我跟你以后，再没其他男人了。”她顿了顿，柔声道：“我爱你呀。”他冷漠的反应让她的心凉了半截。

“你爱我？”他心冷如铁。“这只能算你运气不好。”“你只有这句话？”他耸耸肩。“你希望我说什么？同样的话吗？对不起，我做不到。我余以森是有过不少女人，她们也都心甘情愿的跟着我，但我从没对她们说过这种话，你也不例外。”“可是我以为我是特殊的。”她犹自挣扎着。

“女人对我而言，都是一样的，包括你。韦咏妮！如果你真陷下去了，我只能说声抱歉。”他拎起外套，站起来。“我不会说再见，因为你以后不会再见到我了。”他转身向房门口。

“那个女人是谁？”韦咏妮突然问道，她的心寒到极点了。

他没回头。“没有其他的女人。”她冷笑一声。“你余以森向来情场得意，不可能没有女人的。但如果我说我已经有你的肯肉呢？你还会迫不及待的奔向她吗？”他迅速的转过身，震惊的眼神停留在她得意的脸上。

他的眼光移到她仍然平坦的腹部。

“你不可能会有我的孩子。”他冰冷的语调几乎使韦咏妮害怕。

但为了她将来的幸福，她勇敢的昂起头。“预防措施不是每次都有。”“他眯起眼。”你是故意的。”她耸耸肩，对于他的逼问不予正面答覆。因为她绝不会当着在某些时候连她都惧怕的余以森面前承认她是想借此留住他的人。她看过他冷酷的另一面，而她不打算为自己惹上麻烦。

她得意的一笑，走到他面前。“你希望这孩子是男，还是女人？”她优雅的手指才刚触上他粗犷的脸孔，就被摔开。

“拿掉他！”她不敢相信。“你想拿掉他？他是你孩子呀！”“余家的孩子不该由你来生。”他在平静之下隐藏着波涛汹涌的怒火。“拿掉他！”他再度重复。

“我不！”她不肯轻易放弃唯一可以抓住他的武器。“他是我的孩子，我没道理把他拿掉。”“你没钱拿掉他，我可以给你。”“我说过，他是我的孩子，我不可能拿掉他。”他嘴角露出一抹冷笑。“你不是这种女人。你只不过想成为我的妻子；不过，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就算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也绝不可能娶你做我的妻子。我未来的妻子人选必须有良好的背景，而且最重要的是她不曾有任何瑕疵。”她看得出他是认真的。突然之间，她心慌了。

“以森，我真的爱你，我从来没有这样爱过一个男人，除了你。我可以为……”“拿掉他！”他不耐的说道：“你可以找别的男人去说这些话，只要你拿掉他。她狠狠掴他一巴掌，控制不住的吼道：“我把我的心捧在你面前，你竟然还跟我说这种话！”鲜红的五指印深烙在他黑黝的皮肤上，但他仍没动怒。

他只是心平气和的说道：“过几天，我会让人把钱送来。我再重复一次，就算把孩子生下来，余家大门还是不会为你打开。”他嘴角稍露冷酷。“而你会发现你未来的日子将是前所未有的痛苦。我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跟我作对，包括你。”他不待她回答，大步迈向房间。

“以森……”“你会尝到身败名裂的滋味。”他头也不回的說道：“如果我企图跟我作对的话。”他走出去，顺手关上房门。

几乎是立刻的，她顺手抓起桌上的古董花瓶朝门上砸去。

一地的玻璃碎片仍满足不了她想尖叫的情绪。

她恨他，恨他如此绝情、如此冷漠。他高傲的眼光仿佛视她为蝼蚁。

她不甘心！

她要报复！

她要让余以森的日子不比她好过，要让他知道抛弃她的下场有多悲惨。

她的眼里随着这股报复的欲望而闪过一丝阴毒的怨恨。

一阵轻脆的敲门声惊醒商婷。

睡眼惺忪的她半睁眸子，困惑的环视宽广而舒适的卧室。

这大概是有生以来住过最棒的房间吧？她忍不住想道。先前的睡意全消，一迳的打量这间浅蓝系列夹杂几许灰色的卧室。

敲门声再度响起。

她忙不迭的爬下床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老人。

他的表情十分严肃，紧抿的嘴仿佛对世界不抱乐观的看法，满头的白发有条有理的梳向后方，尤其正式的穿着令商婷怀疑她是否回到二〇年代。

他突然开口：“小姐，少爷在楼下等你。”他的眼光尽量不往她身上打转，但她仍感觉得出眼前的老人在打量她。

“少爷？”她有些茫然的回瞪他，试图唤回一切记忆。

蓦地，所有发生的一切全回到她脑海里。她想起她完美无缺的计划以及轻易相信她的邵慕尧。

她更忘了不在她松懈下来，所有的紧张全化为无形时，自己是如何的站不住脚，昏倒在他的怀里。

她注意到这间卧室，以及她原先躺着的双人床上。

一定是邵慕尧抱她上来的，她俏脸突然发烫起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不好意思。

“小姐，少爷在楼下等你。”老人坚定的重复。

她回过神来。“你是……”“古廉，邵家的老管家。”他自豪的答道。

“古先生……”“老古。”他说道：“少爷都是这样称呼我的。”“少爷是邵慕尧？”他点头。

她舒了口气。“好极了。我还以为自己是在作梦呢！”“小姐，少爷在……”“楼下等我。”她流利的接完，同时好奇的盯着老人。“你不必称呼我为小姐，我叫商婷，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这是礼貌。”她眨眨眼。“礼不可废？”她打趣道，为老人严肃拘谨的举止以及一本正经的态度感到好玩。

她在以往的日子中学到忧虑只会使自己更加颓丧，所以她向来抱着包观、积极的态度。

老人再度点头。她摇晃着一头短发。“好吧！好吧！给我十分钟的时间，你不会强押我下去吧？”他显然对她嘻笑的反应有些诧异。

但他仍面无表情的退下。

商婷吐吐舌，决定以后好好研究他天性中的刻板成分。

十分钟后，在寂静的夜晚，她走下楼梯。

她看见邵慕尧正盯着落地窗外，若有所思的眼光中，有抹深不可测的冷漠光芒。

她有些吃惊。在早上的印象中，邵慕尧平易近人，英俊柔和的外貌几乎成了他的注册商标；而现在……他似乎变了一个人——一个冷漠、高不可攀的男人。

仿佛是感觉到她的来临似的，邵慕尧突然转向她，在那一刹那，他的眼光又趋于柔和，令她怀疑先前是否看错了。

他微笑的走到楼梯把手边，拉起她的小手。“婷婷，睡饱了吗？”他的声音中并没丝毫嘲弄之意，但她的脸蛋还是微微泛红。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她嗫嚅道，忘了她心中刚刚起的疑惑。

他温和地拍拍她的手。“我没怪你。是我没注意到你需要休息。”“但我不该在你兴致勃勃谈着房间布置的时候睡着。”她低声说道，有些懊恼竟然在邵慕尧面前昏倒，留给他不良印象。

他显然不以为意，因为他的表情始终带着亲切的笑容。

“别在意这些，你两顿没吃了，一定很饿了！”他拉着她，走向厨房。

“岂止两顿！我一整天滴水未进。”她坦白道。

“听起来好象你来之前，还没吃早餐？”他打开留在炉子上的锅子，一股香味弥漫整间厨房。

“老天！”她本来还没感到饥饿，但一闻到香味，她几乎饿得再度晕过去。

他亲手盛了一碗鸡汤放到饭桌上。

她立刻垂涎的盯着它。

他轻轻地笑开了。“你真的饿了！”他为她拉开椅子。

“饿得前胸贴后背。”她毫不犹豫地坐下来，大快朵颐一番。

他也拉开另一张椅子，坐在她对面饶有兴味的看着她的吃相。

“吃慢点，小心噎着。”他好心的警告。

她看他一眼。“嫌我的吃相难看？以萌就老抱怨我的吃相难看。你不介意吧？”“不，我向来不欣赏只顾着吃相完美的女孩。我喜欢你毫不矫饰的态度。”她露齿而笑，两颗小虎牙使她看起来倍加可爱。“那么我们可以算是彼此看对眼了。”“这是说，你对我的第一印象不赖喽？”他含笑道。

“老实说，我从没想过我是这么一个好相处的人。”：而现在你认为我容易相处？”她点点头。“告诉我，慕尧表哥，你怎能永远挂着一副温柔的笑容？”她颇为认真的问道：“难道你从不生气？”他扬起眉。“你不喜欢？”“我当然喜欢。那会使你减少些威胁感。”他楞了楞，有些吃惊她说出的话。“你认为让你有威胁感？”他以为他隐藏得够好。

她想了想，决定坦白。“可能是身高的关系，也可能是你给人的感觉。慕尧表哥，我老觉得你似乎不常笑。”她摇摇头。“可能是我心理作祟。”他浮起一个赞许的笑容。“显然是你还不习惯我的存在。不过，以后你会习惯的。”她突然小心翼翼的抬头看着他。“慕尧表哥，你真打算让我搬来住？”“你不喜欢？”我当然喜欢，但你考虑清楚……”我已经叫老张把行李送过来了。”他愉快的打断她的话。

“什么！”她控制不住的尖叫起来，她猛地站起来，无法置信的瞪着他泰然自若的表情。“你知道我住在哪里？”她过於高亢的声音在夜晚空洞的房子里显得特别刺耳。

他点点头，对於她的反应持着兴味。

“你不高兴我叫老张先替你送行李过来吗？我以为你想住在这里。”“我当然想住在这里，但……”她着急得不知如何措词。“你——怎么知道我住哪里？”难不成他请人调查她？想到这里，她就捏了一把冷汗。无法想像未来岁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情景，她美好的青春、光明的前途会被她一念之差而毁於一旦了……他的嘴角抽动着。“婷婷，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你还没回答我呢！”她自制的功夫显然不够好，因为她发现她的声音明显地颤抖。

“这点小事还难不倒我。”他轻快的回答。“我没想到你的人缘极好。老张告诉我，那些大学生，还有街坊邻居对於你的离去似乎十分感伤。”“就这样？”她以为他会继续说下去。

他微微一笑。“我承认我很高兴有你这样的表妹。”“我不是说这个。”她停顿一会，苍白的脸蛋露出一丝犹豫之色。

“你……还知道些什么？”她小声的问道。

“即使你生活在困顿的日子中，仍保留一颗赤子之心，这是相当欣慰的。”他不慌不忙的回答她。

她闭了闭眼睛。“你没调查我……其他的？”“我该调查吗？”他反问。

“当然不……我是说，你应该叫醒我，问我地址的。那就不必费力请人调查我住哪了，是不是？”“看你睡得挺熟的，我不忍心叫醒你。”他眼里有笑意。

“这么说，你没调查别的？”她不死心的追问。

“没有。”他终于说出她想知道的答案，她松口气地瘫坐在椅子上。

“婷婷，你很紧张？”她一楞。“你看出来了？”她似乎无时无刻不处在

神经紧绷的状态下。

“你的脸就像一张白纸，有什么情绪上的困扰全反应在你脸上。”他轻笑道。

她摸摸自己的脸。“我这么容易就被看透？”“婷婷，你太单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点。”她咬住唇。“这表示，我连说谎也会被你识存了？”她喃喃自语。

“婷婷，”他安慰地拍拍她的手。“我希望你长保这份纯真。”她突然调回视线。“表哥——”他眨眨眼。“嗯？”“告诉我一件事。姑姑……姓商吗？”“当然。”他面不改色的答道。

她暗自松了口气。至少上苍还肯配合她，让邵慕尧的母亲与她同姓。

“婷婷，你明天有课吗？”他突然问道。

她点点头。

“好极了！”他拉着她站起来。“现在已经很晚了，你该休息了。”“我可以自己回房，毕竟我还没笨到连路都不会走。”她抱怨道。

他扬扬眉，没打算放手。“你知道客房在哪里？”“当然知道！我刚才就是从那里出来的。”她仍有些气恼自己拥有一张反应情绪的脸孔，没在意他话里的意思。

他轻轻笑起来。“那是我的房间。”“你的房间？”她再度忍不住叫嚷起来：“我睡在你的房间？”“那时老古还没整理客房，你介意吗？”“我为什么要介意？”她企图装出面无表情的脸孔，邵慕尧却笑了起来。

“来吧！我带你上楼。”他愉快道。

“谢谢你，表哥。”她突然诚挚地道。

“我们都是一家人了，何必客气？”“不，这是应该的。我好高兴我的表哥是你，而不是其他人。”“显然我这个表哥十分称职。”他保持笑容。

“是的。”她喃喃道。她何其幸运，碰上了像邵慕尧这样心无城府的好人，而他显然真的视她为表妹。

蓦地，她一时冲动，垫起脚，在他脸颊迅速吻一下。

他愣了会。

“我喜欢你，慕尧表哥。”她开心道。

他则首次说不出话来，只能任着她拉上楼。

邵慕尧在送商婷回房后，轻哼着走调的曲子走进书房。

隐身在角落的魁梧男人与老古走出来。

“这是邵慕尧——我的老板兼好友吗？”魁梧的男人开口道。他的长相狰狞，完全与他柔和的口气成反比。

邵慕尧不理他的嘲讽，迳自坐在书桌后。

“谢谢你，亚柏。”他轻快地说道。

“你的确欠我一个感激。我想，那个女孩子似乎带给你不少快乐。”邵慕尧看他一眼。“永远不要赌你的好运什么时候用尽，亚柏。”“这才是你！我几乎以为那个笑口常开的男人不是我所认识的邵慕尧。”邵慕尧眼神一冷。

“你是什么意思？”不苟言知的脸庞使他看起来较为陌生。

亚柏柔声道：“我一直以为那是装出来的笑容，但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我没想到你还有另一个面貌。”邵慕尧舒服的靠向椅背，嘴角半嘲弄的扬起。“这是承诺听一部分。告诉我，你对婷婷的看法如何？”“她是一个女孩，天底下的女孩都是一样的。”亚柏沉默了会，说道：“但你知道，我会

为你做任何事，即使是为那女孩。”他愤世嫉俗的语气在今晚道次露出来。

邵慕尧看他半晌，转向老古。“我的看法呢？”老古马上向前一步，高傲的说出他意见。“我怀疑有那一位高贵的淑女会在半夜发出可怕的叫声。”他显然对于商婷的举动并不十分欣赏。

邵慕尧蹙起眉。“我不允许你有任何看轻她的举止。”“当然不。”老古昂起头，硬挺的姿势犹如在军中。“我会尽全力协助少爷。”“好极了！”邵慕尧双手交叠起来，眼神定在遥远的地方。“只要我们小心应付，我们会完成我所允下的承诺的。”

第二章

余以萌在大二的时候结交了她一个年级的男孩冯邦。

即使到现在，在偶尔的独处下，她仍然怀疑像冯邦这样的体育健将是如何看上她的。

一张帅气略带娃娃气息的脸庞时常流露出风靡大众的笑容，常让不少女孩春心荡漾；古铜的肤色则是因为长期曝晒在阳光下的结果。

永远是众人瞩目的焦点，竟然会对向来平凡的余以萌有情意，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而她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

尤其每当他含情脉脉凝视着她的时候，她更认为她是天底下最幸运的女孩了。

而现在，他们在校园里漫步，来往的学生全投以羡慕的眼光。

她的脸蛋早抹上红晕，低着头久久不敢说话。

冯邦对于四周注目的眼光视若无睹。“小萌，我们相处也有好一段日子了吗？”他打破沉默。

她点点头。“一年了。”她小声的说道。

“一年？”他深思着。“一年的时间足够让我们充分了解彼此了。”他低着头，仍不敢看他。

“我们订婚吧。”他突然说道，引起以萌愕然的抬头。

她不知所措的望着唯一的朋友。“你是说……”她结结巴巴，对于“订婚”二字始终说不出口。

“也该是我们订婚的时候了。”他顿了顿；“你不赞成？”“不……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我是说……”她羞红了脸，根本没料到冯邦会突然来此一举。

也许冯邦对她的爱超过她想像之外。想到这里，她心底的喜悦几乎快爆开了似的，让她说不出话来。

“以萌，我承认我是大男人主义，对于某些事相当霸道，但我也相信你需要的就是像这样的男人，你不会反对吧？”他显然有些担心。

“我当然不会反对。”她急切的想要表白自己的心意。“你说的没错。我做事常常优柔寡断，正是需要像你一样的……来照顾我……”说着、说着，她的脸蛋又发烫起来。

他咧嘴一笑。“那表示，你答应了？”她点头。“可是我还必须问过爸。”“你爸？他和你哥的事业不是做得挺大？他还有时间理你吗？”“爸会理我的，他最疼的就是我，如果我告诉他……我有心仪的男孩，他开心都来不及。”

他喜上眉梢，几乎迫不及待的想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商婷知道。

但冯邦的脸色愈来愈难看。

“我是个穷小子，完全谈不上门当户对，你爸会赞成一个穷小子跟他的宝贝女儿订婚吗？”“他会！”她毫不犹豫的回答。“我爸最开通了，只要是肯上进的人，他都欣赏。只要爸看中你，他一定会提拔你的。”他松口气。“这样我就放心了。只要你爸肯给我机会，我会证明给他看的。”她羞赧的垂下睫毛，不在言语。

因为内向但拥有浪漫基因的她，认为此时此刻无言胜有声，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

她感到她好幸运，能得到冯邦的追求，如今他仍不变心的想向她求婚，她怎能不感到幸福的存在呢！

“以萌，那不是你的朋友商婷吗？”冯邦怀疑的语气突然打破沉默。

以萌抬起头，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商婷正从一辆高级轿车里走出来，还很感激的朝司机道谢鞠躬。

她忍不住笑了。“圆圆就是这样的女孩。”“她不跟我一样，也是个三餐吃不饱的穷学生吗？怎么会有轿车接送她？”余以萌虽然不是念状元的料，却也不笨。她微微一笑。“可能她的计划成功了。我真没想到她那套漏洞百出的计划竟然管用。”“你说什么？”冯邦的眼光定在商婷身上。

她耸耸肩，决定不将好友的“内幕阴谋”供出。

“她最近冒出了一个有钱的表哥。”她隐藏部份事实。

“有钱？她表哥多有钱？”他好奇道。

“亿万富翁。”她心不在焉的回答，同时向看见她的商婷招招手。她看见商婷向司机说了声再见，就拎着背包跑过来了。

“她的运气真好。”冯邦微笑道：“显然你们姐妹俩有话要谈，我这个局外人恐怕不便加入。我先走了，再连络。”他在商婷抵达以前，拿着课本消失在转角处。

“等等，我们的……”余以萌本想叫住他，但及时住口。

“我来得不是时候吗？”俏皮的声音在她身边响起。

以萌有些气恼的转过身，看见笑得十分开心的商婷。

“显然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电灯泡了。”商婷想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但她自己首先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圆圆！”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如果你想吃礼饼，就闭上你的大嘴巴。”以萌难得威胁人，她永远都是一个乖乖女。

商婷开玩笑的表情收起。“你要结婚了？”她情不自禁的大叫起来。

以萌紧张的捂住她的嘴巴，阻止她继续大声嚷嚷下去。

“你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不是？”以萌埋怨道，一双羞怯的眼睛还不时看看四周，担心引来别人的好奇与注目。

“是你先吓唬我的。”商婷扯开她的手，兴致勃勃的问道：“你不是开玩笑吧？我所认识的余以萌向来都自命为标准淑女，我从没见过她大笑或是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所以，我大胆的假设先前你说的话全是真的。”余以萌娇柔的垂下头。“只是订婚而已！”“跟冯邦？”商婷等她一点头，就开心起来。“恭喜你！以萌。虽然我不了解冯邦，但我相信你看上的男孩一定是不错的。”“谢谢！”以萌小声的说，然后她抬起头。“你的事呢？还成功吧？”她想转移目标，因为她向来不习惯所有焦点放在她身上，即使是像订婚这等

大事。

商婷一谈到这件事，马上笑逐颜开。“这简直不能用‘成功’两个字形容。我根本没想到邵慕尧——我的表哥会如此的平易近人。”“听起来，他还不错？”“岂止不错！我怀疑他是圣人，光是对我好不说，他还能一直保持轻松的笑容。”商婷摇摇头。“我很庆幸碰下的是他，他连质问我都没问，就接纳了我是他表妹的事实。以萌皱起肩。”听起来似乎有些怪异。”商婷耸耸肩。“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承认我是他表妹，这也就够了。”她想了想，说道：“老实说，我向来不太会说谎。昨天早上还一度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反而是他为我圆谎，如果不是他适时为我接下话，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圆圆，你不认为这一切都很奇怪吗？”“有吗？”商婷向来不问过程，只求结果。“总之，他当我是表妹，我当他是表哥，彼此相安无事，一切就万事OK了。”她把一切都设想好了。

以萌杞人忧天的个性未曾稍减。“我还是认为这其中有些古怪。他竟然质问一声都没有，就接纳了你是他表妹的事实，这未免太离谱了！除非他智商有问题。”“起初我也这么想。不过，我看他不像。”商婷眨眨眼。“而且他长得满帅的，如果是一直常保笑容的话，在某些时候他看起来还真像是COOLMAN呢！”“他真那么帅？”“他还有一颗温柔的心呢，起码他对我就相当不错。”“听起来像是完人。”以萌还是私心的认为冯邦最好。

“傻丫头，你在想什么？”商婷意有所指的笑望着她。“在想意中人？”“商婷！”她胀红脸。

“好了！好了！不跟你谈冯邦了，免得又被你当作破坏你做淑女的人。我要去上课了。”“等等！”以萌叫住她。“圆圆，你下课后有空吗？不急着和突然冒出来的表哥叙亲情吧？”“你在挖苦我。”“我没这意思。只是希望你陪我这个老朋友去买些衣服。”“穿给冯邦看？”商婷自以为是的点头。“你们既然快要订婚了，你更应该要抓住他的心。”她一说完，就哈哈大笑的溜走了。

“商婷！”以萌终于不顾淑女形象的叫起来，引来同学诧异眼光。

她脸红透了。她从没如此丢过人，除了今天。

而这全拜商婷之赐。

她怀疑当初怎会交上商婷这个朋友，还以为她拥有像阳光一般的温暖个性。

商婷简直是害人精！以萌忍不住暗暗咒骂。

但她还是追上去了。

雷士霆拥有一副冲动易怒的火爆性格，所以当他不顾秘书的阻扰，闯进会议室时，脸上的怒气明显表露出来。

坐在会议桌前的邵慕尧冰冷的眼神浇熄了他多半的愤怒，他勉强按捺住脱口而出的冲动，压低声音说道：“我有急事需要跟你谈谈。”邵慕尧冷眼看着他半晌，转过头对各部门的经理平静的说道：“休息十分钟。”等到众人鱼贯收起卷宗走出去后，邵慕尧靠向椅背。“是什么十万火急的重要事迫使你来打扰我开会？”他嘲弄的口气表露无遗。

雷士霆终于忍不住爆发起来。“是什么原因让你瞒着我们，把她弄到你家去？”邵慕尧双手交叠。“我只是在履行我的承诺。”他不急不缓的回答。

“那也不必瞒着我们。”“我没刻意不让你知道。以森呢？”他扬起眉。“他没跟你一起来质问我？或许他又搭上漂亮的女职员？”“不！他没来。”

雷士霆因为邵慕尧平静的口吻而愤怒全消。“你应该事先通知我的。”“我从来不知道我做的事还要先知会你们。”“你知道我的意思的。”雷士霆说道：“我担心她会被你吓到。”“或许该说，我被她吓住了。”雷士霆一愣，不可思议的瞪着他。“她长得真这么丑？”“等你见到她，就知道了。”邵慕尧的表情有些不耐烦。“士霆，该是你收敛你那份雷氏家族脾气的时候了。你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份火爆的个性，一味的意气用事，总有一天它会蒙蔽你的双眼，使你做出后悔莫及的决定。”他口气突然微变。

“我怀疑依你这种火爆的个性竟然能成为征信社的社长。”雷士霆微笑道：“不幸的很，雷氏征信社的业绩蒸蒸日上，我也功不可没。”邵慕尧嘴角扯动。“显然目前社会趋于病态，才会有你用武之地。”雷士霆耸耸肩。“或许。至于我的脾气，或许有一天，我会改掉。但现在我倒不介意它一直跟着我，毕竟它从没阻碍我在工作上的进展。你放心，雷氏家族的特征我从不带到工作上，你以为雷氏征信社如此有名的原因在哪里？”他瞟一眼面无表情的邵慕尧。“告诉我，你是怎么排除你的愤怒的？老实说，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至今，我还不曾见过你生气或开怀的表情。”“我相信你之所以浪费我的时间，并不是想讨论我。”“的确。我只是想见见那个女孩。”他咧嘴一笑。“我想知道她对向来不苟言笑的邵慕尧有什么看法？”“你想说的话，仅止于此？”邵慕尧扬扬眉。“这得靠你自己去创造机会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机会是人创造出来的嘛！”雷氏家族高傲的特征显露出来。

“我不相凭我堂堂一表人才，不能打动美人的芳心。”邵慕尧的表情一片空白。“如果我行的话。”商婷下课后，如约陪以萌逛百货公司。

她必须承认，以萌个性虽属内向，但天生的好背景让她连眨眼都不眨地就买下昂贵的物品。这一点令商婷相当佩服，也十分心疼。

以萌突然指着一条黄然丝巾。“圆圆，你觉得这配我如何？”商婷直觉的瞄一眼价格，俏皮的吐吐舌。“你不觉得贵了些吗？”她终于一吐为快。向来省吃俭用，过惯苦日子的她实在再也看不下去了。

以萌楞了楞，笑了。“傻瓜！你现在不再是穷学生了，也应该配一些符合你身分的服饰，别再像以前那样永远都是一条泛白的牛仔裤。”“我就是我，商婷。而现在我就是穿那条永远泛白的牛仔裤。”商婷难得正经的回答她。“我认邵慕尧当表哥，纯粹是为了我筹不出来的生活费以及学费，不可否认的，我确也想借此过些好日子，但那并不包括奢侈、浪费。”“算我说错了，行吗？”以萌微笑道，更喜欢这位不为生活打倒的好友了。

商婷眨眨眼。“大人不计小人过，只要请我看一场电影，我什么都忘得一干二净。”她故意停顿会儿。“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余大小姐已经有约了，我可就不能做拆散良缘的电灯泡，你说是不是？”她逗以萌。

以萌立刻红了脸。“你老是取笑我，将来我倒等着看，是那个可怜的男人会被我糗。”“我不介意。反正又不是糗我……以萌，你在看谁呀？”她顺着上以萌的眼光看去，看见一个皮肤黑黝的高大男子正和一个长腿美女在挑选衣服。

以萌突然不说二话，就拉着商婷过去。

“喂！你想干什么？”商婷茫然的跟着她。

“替我们找一个冤大头。”以萌悄声的说，然后走到男人的背后。“嗨！大哥！”男人转过来，带丝惊讶的看着余以萌。“小妹，你在这里做什么？”“百货公司人人都能来。而且来的目的都差不多。”以萌微笑的看着余以森。